



# “六一”台前幕后

“六一”的台前,光芒绽放;“六一”的幕后,汗水流淌。放学后回荡在教室里的练习声,排练时一遍遍重复的走位动作,临上场前陌生同学伸来的那双手……同学们发现,一些不曾被舞台灯光照亮过的点滴,比最后的掌声更值得铭记,因为那是汗水与光芒交织的美好童年。

## 她为我借来了舞鞋

和平区耀华小学六年(8)班 陈艺涵

音乐炸响,灯光刺眼。“六一”前夕的啦啦操区赛体育馆里,我站在赛场中央,脚上那双粉色舞鞋,稳稳地托着我——这是陌生女孩满头大汗为我借来的。

可就在赛前,我差点儿成了全队的罪人。

候场区里,我翻遍背包才发现,舞鞋竟然忘在了家里。此时,距离上场只剩半小时。

我扑向领队,声音都哑了:“老师,我把舞鞋忘在家里了!”老师急忙大喊谁有备用鞋,队友们纷纷摇头。我的心顿时像被拎了起来,空落落的。

这时,一个刚下台的外校女孩听到喊声,忽然停下脚步,问我:“忘带鞋了?”她二话不说,弯下腰一把脱掉自己的鞋:“我穿38码,你试试?”可我套进去,鞋大了一截,一走就掉。女孩抹了把额头上的汗,眼睛一亮:“别急,我们赛完了,肯定帮你借到。”话音未落,她便转身冲进了自己校队的人群中。

我蹲在原地,远远望着她。她在人堆里钻来钻去,一会儿跑到这边弯腰翻看什么,一会儿又被挤到那边。有人冲她摆手,她摇摇头,又跑向另一支队伍。她蹲下去翻一个大箱子,翻

完站起来,转身就往更远处冲,脚步越来越急,马尾辫在脑后甩来甩去。

“最后一次提醒,准备上场!”我的心揪紧了。就在这时,女孩猛地从人堆里钻出来,朝我狂奔,差点儿被地上的道具绊倒。她胸口剧烈起伏,手里死死攥着一双粉色舞鞋,额前的碎发湿答答地贴在脸上,一根鞋带还散着。

“找,找到了!37码,快换上!”她喘得上气不接下气,把鞋塞进我怀里。她鼻尖上蹭了灰,却浑然不觉,而且笑得很灿烂,眼尾的亮片被汗水冲掉了一道。

我飞快换上,不大不小,刚刚好。来不及说声“谢谢”,就被队友拽上了场。赛场上,我跳跃、旋转,每一步都像踩在一个陌生女孩的掌心上。

比赛结束,我在后台找到她。她还躲在角落擦汗,脸上的妆花得一塌糊涂。我走过去,紧紧抱了她一下。她先是一愣,然后笑着拍拍我:“下次别忘了啊!”我用力点头,眼眶发热。她冲我咧嘴一笑,转身跑进人群。此时,体育馆里的欢呼声、谁输谁赢,全都不重要了。

我只记得,脚上那双借来的舞鞋,比任何奖牌都沉!

指导教师:郑海童

## 舞鞋背后的手

和平区鞍山道小学五年(13)班 金修齐

“下一个节目,请准备——”

我站在幕布后面,掌心沁出细密的汗珠。深吸一口气,目光落在脚上的那双舞鞋:鞋尖上几道细密的针脚,像是谁在那里缝进了星光。

而之前,这双鞋几乎让我崩溃。

“六一”前夕的北京,初夏的风裹着槐花香,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远行演出。最后一次排练时,我看见自己右脚舞鞋的鞋尖裂开了一道大口子。此时,距离正式演出只剩半天。

我抱着舞鞋蹲在后台角落,把脸埋进膝盖,眼眶发烫。然后,跑了一家小卖部,并且问遍所有带队老师,没有找到针线包。汗水混着眼泪往下掉,滴在鞋尖的裂口上……我想起练功房里那些摔倒又爬起来的黄昏,难道就因为一双鞋让表演出问题吗?

“你的鞋破了?”我抬头,一个穿着演出服的姐姐正看着我,她身后还站着几个同样素不相识的女孩。“我们这两天总见面。”她蹲下来,仔细看了看鞋尖的裂口,转身跟同伴商量了几句,然后对我说“你等着”。这一刻,后台所有的喧嚣忽然远了。

十分钟后,她们回来了——从道具组借来一小卷舞台专用双面胶和一块同色的缎面料头。那个姐姐利

落地剪下一小块缎面,小心翼翼地贴在破洞内侧,又用胶带沿着鞋尖边缘压了一圈,最后轻轻吹了吹,用手指按了按边缘。动作又快又轻,像是在完成一个精细的舞步。

她的手指很灵巧,像在跳一支无声的舞。她轻声对我说:“放心,我们比赛时也这么救过急。”那一刻,我的眼眶又热了。

聚光灯亮起,我站在幕布后,指尖微微发颤,音乐响起的瞬间,我深吸一口气踏向舞台中央——脚尖触地的那一瞬,心里忽然就安定了下来。旋转、跳跃、落地,每一次足尖点地,都仿佛能感觉到那一小块缎面传来的踏实支撑,像是一个无声的拥抱。裙摆扬起时,风掠过耳畔,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像一片安静的海,而我不再慌张。

掌声如潮水般涌来时,我站在舞台中央,忽然红了眼眶。聚光灯下,我不再是那个被意外打垮的小女孩。

那几道应急的修补痕迹,成了我舞鞋上特别的印记。这让我明白,真正的成长,就藏在每一次不放弃的坚持里,藏在那些素不相识的、温柔相助的瞬间里。

指导教师:李美辰



杨丽莉 绘

## 窗外有“援兵”

河西区梅江天津小学

六年(10)班 赵冠一

“六一”前夕那天放学时,我再次经过校园的果树。夕阳把杏树、苹果树、无花果树染成了金绿色,叶子在晚风里沙沙作响,仿佛在庆贺我的演出成功。

当天下午学校举行课本剧展演,我们组演《三国演义》片段,我扮演诸葛亮。

为了这次演出,我准备了两周多。每天晚上对着镜子练台词,吃饭时拿筷子当羽毛扇,梦里都在念“我自有妙计”。台词背得滚瓜烂熟,可心里还是打鼓:万一在台上忘词怎么办?

真是怕什么来什么!舞台灯光打在我脸上,台下黑压压的人,班主任举着手机录像。我手心冒汗,腿也有些发软。

“报——”扮演士兵的浩浩冲上来,“军师,曹操大军到!”该我说那句练了上百遍的台词:“不必惊慌,我自有妙计。”可我的嘴张了张,脑子一片空白。那句台词像被风刮跑了,找不回来。

我愣在原地,羽毛扇都快捏断了,额头的汗珠顺着脸颊淌。台下传来轻轻的议论声,我的脸烫得像要烧起来。浩浩朝我使眼色,嘴唇微动,可我还是想不起一个字。

就在危急时刻,我的目光落到了窗外。阳光洒在那排果树上,叶子挨挨挤挤,绿得发亮。微风拂过,满树叶子轻轻摇晃,像无数只小手在给我打气。我忽然不那么慌了,该开花时开花,该长叶时长叶,我为什么非要死记硬背呢?

于是,我深吸一口气,往前走了两步,抬扇一指窗外,声音比刚才稳了许多:“初夏风起,绿叶满枝。吾观天象,今夜东南风大作,此乃天助我也!”说完,我自己都愣住了,这根本不是原来的台词!可台下的班主任眼睛亮了,轻轻点了点头。

浩浩反应极快,立刻单膝跪地:“军师妙算!”后面的演出顺极了,我不再死记硬背,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演出了诸葛亮的镇定。当我说到“草船借箭”时,顺手拿起道具弓,用力一拉,“嘣”的一声弦响,台下笑声和掌声响成一片。

演出结束后,班主任拍着我的肩说:“那句‘初夏风起,绿叶满枝’,比原台词还有味道,你演活了!”同学们围过来,七嘴八舌夸我随机应变。

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,哪是我急中生智,不过是窗外那一树树绿叶——它们才是我真正的“援兵”!

指导教师:杨媛

## “酒家”的固执

南开区咸阳路小学

五年(4)班 米思羽

“六一”前夕的演出结束后,我叠好蓝布围裙,上面两块酱油印子仍清晰可见。

台下有人喊“武松真棒”,我却摸了摸围裙,轻轻说了句:“谢谢你了,酒家。”

一个星期前,我还嫌这个角色太小。

“你扮演酒家。”老师把剧本递给我,同学们哄笑起来。随后,“武松”在课桌前抡起拳头,喊声震得教室嗡嗡响。我只配站在两张课桌拼成的“柜台”后面,一遍遍念着“客官,景阳冈上有大虫”,声音软塌塌的。凭什么我就不能演武松?

排练到第三天,我有点儿赌气,学着老爷爷的腔调把声音压低:“不是小老儿吓唬你,前几日刚有猎户寻着半只被啃剩的草鞋。”“武松”听罢一拍桌子,同学们都大声叫好。我心里美滋滋的,原来我的台词,能让武松显得更威风!

可这种得意没撑多久。课间休息时我重读课文《景阳冈》,这一次只盯着酒家的话:“三碗不过冈”“伤了十几条人命”。每一句都是拦,可武松一句也没听进去。我忽然打了个寒战:如果武松不是英雄,只是一个喝了十八碗酒的普通人呢?那只老虎已经伤了几十条人命,他怎么可能活着?这个念头像一盆冷水浇下来。

第二天排练争夺酒碗那场戏,那个念头又冒出来了——“武松”会死的!我的手心开始冒汗,心跳也开始加速。声音又急又大:“那老虎已经伤了十几条人命了,他们都没有回来!”我死死攥住“武松”的袖口,争夺间,碗里的“酒”——实为酱油兑的水,溅了出来,在蓝布围裙上留下两处深痕。老师鼓起掌来,说我入戏了。

当时,我只知道自己是真的怕他去送死。那种怕,像一根针扎在胸口。

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。酒家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。他见过被咬伤的猎户,见过哭瞎眼睛的娘亲,也一定见过空着手回来、浑身发抖的过客。他一遍遍地拦,嗓子喊哑了也要拦,可一些喝了酒的人偏不信。我突然觉得,酒家不是窝囊,是固执:明知道没用,却还是不肯闭嘴的固执。

第二天班会上,班主任说:“酒家明明知道武松不会听,可他还是拦了一次又一次。这种善良,比打虎更需要勇气。”

我摸了摸剧本上“酒家”两个字,觉得心里热乎乎的。这个世界上,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武松,大多数人只是配角,没有过人的武艺,没有主角的光环,但是每一次阻拦、每一声提醒,都是这世间最朴素的光。

演出结束之后,那两块酱油印子,像两句台词,始终印在我心上,怎么也洗不掉!

指导教师:田桂林

投稿邮箱

jwbxiao zuowen@126.com